

青年说

像制作植物标本那样将情感保存在光影中

——访电影《植物学家》导演景一

□本报记者 杨茹涵



青年导演景一的首部长片电影《植物学家》，近日登陆全国艺联专线。作为金鸡创投WIP(制作中项目)单元8强项目，该片依托金鸡报晓首映计划实现了从创作到发行的跨越。影片以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为主角，细腻呈现他与植物世界之间隐秘而坚韧的生命联结，将新疆广袤的自然风物、澄澈的童年记忆与绵长的离散体验，熔铸为独树一帜的影像语言。该片斩获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“新生代儿童单元”国际评审团最佳长片、第46届开罗国际电影节“国际影评人周”特别提及奖和最佳亚洲电影奈派克奖；在第4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，该片再获国际影评人联盟奖，导演景一摘得新秀电影竞赛(华语)单元最佳导演；男主角叶斯力·加和斯力克亦凭借该片，荣获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“注目未来”单元最佳男演员。



记者：您在片中将“植物标本”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和重要意象，这很有意思。请问您是先选择了“植物”这个主题，还是先有了关于孤独和离别的故事内核，再找到植物作为载体？
景一：是先确定植物主题，还是先有孤独与离别的内核，再用植物作为载体，我想，其实两者是相互生发、慢慢走到一起的。我出生并成长在新疆北部的一个村子，作为汉族人，从小身边就有很多少数民族朋友，文化、饮食、生活习惯都互相交融、彼此影响，这也让我对“不同、疏离、共存”的感受格外敏感。

2021年，我在北京工作，那段时间常常居家独处，房间里只有我，而窗外的植物一直在生长。我突然开始思考：植物是怎样面对困境、面

对孤独、面对环境的极端变化的？越了解植物，我觉得它们有一种安静而坚韧的永恒感：岁岁枯荣，却始终扎根、向上生长，不抱怨、不逃离，只默默承受、默默延展生命。这和人面对孤独、离别、漂泊时的状态特别像：我们也常常一个人扛，慢慢消化情绪，悄悄把生命撑得更厚、更稳。就在这个思考里，故事的内核先出现了：孤独、离别、漂泊与内心的生长。而植物，自然而然成了最贴切的意象和叙事方式。从新疆乡村到北京求学、生活，我越来越觉得，童年那些珍贵的情感、记忆、故乡的温度，都藏在我熟悉的自然风景里。我想把这些情感像制作植物标本一样，小心翼翼、永久地封存进电影里。

记者：电影里有一段，阿尔辛将标本夹在书页之间，日后再翻开，标本已经干枯但形状仍在。这像是一种时间的物证。您想借“标本”讨论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吗？
景一：我觉得标本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对特定记忆的持存，像是在生命中对重要的记忆进行更深刻的锚定。但是要知道，其实哪怕是标本，有一天它也会褪色、损坏，会变得模糊不清，这也特别像是我们的记忆。而这一切的本身，则特别接近我们对于真实的感受，因为构成真实感受的部分不仅仅取决于过去，也取决于在那个当下我们对未来的期许。有时候记忆与我们所感受的真实的关系也是动态的，而我们当下能做的其实只有那个“保存”的动作。

记者：影片中有很多看似“散漫”的空镜头——阳光穿过树叶、水面倒影、露珠蒸发。这些镜头不是纯粹的风光展示，而是参与了叙事。
景一：在拍摄和剪辑时，您是如何判断哪些自然镜头“留得住”的？
景一：这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，因为我一直都说我拍的是一部关于“和”的电影，我们和不同的民族，以及动物和植物共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，而是共处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，所以当我选择将这些自然的元素融入其中的时候，是把它们也作为和我们人类一样重要的角色，它们不是单纯的风景，是故事的一部分。

为了找符合感觉的村庄，我辞掉了之前的工作，花了很长时间勘察。小时候记忆里那种安静、有流水的村子，现在很多都城镇化了，很难找到原来的样子。后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我妈转发给我一个牧民发来的村庄视频，我点开一看，感觉和我想要的很接近。2022年冬天，我们开车过去，冬天的安静劲儿，特别像我小时候的感觉。没想到2023年夏末开拍时，草原降水少，草有点枯黄，不是预想的绿油油的样子。我们当时也纠结要不要换地方，但后来觉得，这种黄绿相间的样子也挺好，影片里也不用把季节分得那么清楚，反而更自然。另外，我不想把故事的地点写得太具体，就是希望大家看的时候，能把自己的感受放进去。安静下来，就能体会到片子那种细腻的情绪，也能想到自己心里值得珍惜的东西。这些自然空镜头，就是帮大家沉下心、慢慢感受故事的。

记者：电影中的哈萨克族家庭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同时也出现了智能手机、迪斯科光球、打工青年等现代元素。您如何处理“传统与现代”这对关系？
景一：这部电影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部分，主要是靠不同媒介来体现的。影片里会不断提到“大城市”，但大家第一次真正“看见”城市，是通过手机。现代的手机、网络和村子里的传统生活、自然环境碰到一起，这种反差本身，就能让人一下子感受到当下的状态。不用讲太多大道理，通过媒介对比，就能把传统和现代这种大话题表现出来，这也是电影的好处。村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接触世界的方式，他们靠手机了解外面，有人还真去大城市打过工、生活过。后来再在手机里回看那段经历，画面是模糊的，但又能够认出是哪。这种感觉，很近，又很远，正好对应哥哥从城市回到村子、回头看过去时那种复杂的心情。

记者：新疆的自然景观在电影中常常被呈现为“奇观”——广袤的草原、雪峰、河流。但您刻意规避了宏大全景，更多拍摄局部、细节、日常角落。这是不是有意“去奇观化”？为什么？
景一：我并没有刻意回避新疆的壮美，那种辽阔的自然之美本来就存在，没必要刻意避开。我用了4:3的画幅，这种比例更强调画面的高度，既能拍出山高水远的感觉，也更贴近孩子

看世界的视角。我想从个人化、私密化的小视角出发，去呈现更广阔的自然，而不是拍那种宏大的全景奇观。新疆离家很远，那里的孩子没见过大海，但他们会把草原、湖泊想象成海洋，幻想水底有植物，想象植物从手里长出来、互相连接。我想通过孩子的这些幻想，表达他们内心的愿望。海浪声和当地的环境、水草的样子很契合，能带着我们走进内心和精神世界，让想象落地。

记者：儿童主角阿尔辛与自然的关系，和成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片中有何不同？您是否认为儿童天生具有某种“植物性”或“自然性”？
景一：在我们生命中第一次接触到植物的时候，并不一定知道它的名字，也没什么想法。我们就是单纯地去遇见、去触摸、去感受。长大以后，我们会带上很多知识、概念和期待，慢慢就失去了那种纯粹的感知。

儿童天生有一种很纯粹的感受力，就像向日葵跟着太阳转，孩子也是跟着自然走，接纳自己的感受，自然而然成为万物的一部分。自然和人类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：风吹雨打、云卷云舒，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。在这片土地上，白天明亮鲜活，蓝天白云，两个孩子像精灵一样在自然里奔跑；到了晚上，又变得安静、神秘。把这两种状态放在一起，就是我记忆里真实的童年和生活。

记者：电影中有很多声音设计——风声、水声、马蹄声，甚至背景里出现的海浪声。对于新疆这样远离海洋的地方，您加入海浪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自然美学思考？
景一：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，是物理距离海洋最远的省份。可孩童拥有无限的想象力，他们能把辽阔旷野、苍茫原野想象成海。海浪声贴合孩子天真纯粹的幻想视角，是属于他们的浪漫，也是他们面对种种匮乏，依旧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体现。

记者：作为您的长片首作，《植物学家》上映以来，收获了很多奖项，也获得了很多评价。您认为，创作这部影片对您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什么？
景一：这部电影像是一位老师，带我去往了很多我没有预想过的地方。从拍摄选景的艰辛、路途中的奔波，到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：拍电影不只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，更是借着这一路的相遇，慢慢看清自己，看创作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，每一部电影都像不同的植物——有的耀眼夺目，一眼就能吸引人；有的安静朴素，需要用心去感受、去发现。比起担心观众有没有耐心看，我更在意自己能不能沉下心来，耐心创作、认真生活。

记者：如果您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这部《植物学家》，您会选择什么？为什么？
景一：我想到的是顺着河流流动的松树。因为它既扎根，又流动，随时能靠岸重新生长成为一棵树。



电影《植物学家》剧照

青视野

艺术与治疗如何实现“双向奔赴”

□朱亮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节奏加快，公众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度持续提升，艺术在心理疗愈领域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并被广泛认可。近日，教育部发布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(2026年)》，新增38个本科专业，其中艺术治疗等艺术类新专业首次正式纳入目录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作为艺术与心理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，艺术治疗专业的设立，既是将市场化的艺术疗愈实践纳入规范化、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举措，也精准回应了当下社会对心理健康服务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。艺术类新专业的调整，是我国本科教育顺应时代发展、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选择。长期以来被低估的艺术治疗学科，也由此正式走进公众视野，其专业内涵、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，值得深入探讨。

让艺术治疗回归生活

从古代以艺术修身养性的实践智慧，到当代艺术治疗专业走向规范化、跨越千年的演进，既是人类追求精神滋养本能的延续，也回应了时代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新期待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审慎考察其发展的价值与局限。艺术绝非单纯的审美消遣，而是涵养心性、

调和身心的生活方式，其疗愈作用必然体现在生理与精神两个层面。儒家倡导“澡身而浴德”，将外在洁净与内在修德自然相融；诗、书、乐、礼等艺术形式，皆被视为净化精神的载体。孔子赞许曾皙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人生志趣，正是肯定艺术化生活对心灵的抚慰。中国传统书法、绘画、音乐，更强调“心手合一”；书写时凝神静气，抚琴时抒怀达意，皆可收敛杂念、调息宁神，兼具“修身”与“疗心”双重功效，核心逻辑可概括为：借艺术表达释放情绪、安顿心灵。不过，古代艺术的疗愈实践并未形成系统、成熟的理论体系，多为经验性的自发行为，且存在显著的“小众化”局限：琴棋书画长期属于文人雅士的专属雅趣，普通民众既缺乏接触渠道，也少有参与条件。因此，当代艺术治疗的发展，必须直面并解决核心课题，让艺术治疗回归疗愈本质，回归生活。

当代艺术治疗的专业建构

随着艺术治疗专业正式设立，“艺术治疗是否新瓶装旧酒”“是不是‘皇帝的新衣’”等质疑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认为，艺术治疗不过是古代艺术修身养性的现代包装，并无实质创新；而部分商业机

构借“艺术治疗”之名炒作噱头，更放大了这种疑虑。这类质疑并非空穴来风。那么，如何避免艺术治疗沦为“皇帝的新衣”？我们需要从传承与创新、本质与表象两个维度，对此展开理性探讨。

首先，当代艺术治疗是多学科理论支撑下的专业体系，绝非简单的“艺术+治疗”的叠加。它以心理学、艺术学、康复医学为核心基础，同时整合社会学、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，形成系统、成熟且完备的理论框架。艺术治疗的核心是治疗，而非艺术。因此，所有艺术治疗干预方案都必须以心理学、康复医学理论为依据，由专业艺术治疗师结合来访者当下的心理状态与生理状况量身设计，且具备明确的治疗目标，以及可操作、可量化的评估标准。古代文人以书画修身，多为自发的自我调节行为；而艺术治疗师运用书画干预焦虑人群时，会依托认知行为理论，通过选择合适的创作节奏、章法与气韵，引导来访者调节情绪，并动态调整干预方案——二者存在本质区别。

其次，当代艺术疗愈多局限于文人雅士与贵族群体，缺乏普惠性。而艺术治疗的根本目的，正是服务各类存在心理健康困扰的人群，如孤独症儿童、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、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、职场焦虑人群等。其实践场景应覆盖医院、社区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心理咨询机构等多元场所，同时

通过系统化、规范化的人才培养与资源统筹，真正实现艺术治疗服务的普惠化——这是古代艺术疗愈无法企及的。

再者，当代艺术治疗有着严格的专业门槛。从业者需具备艺术、心理学、康复医学等多学科知识，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与实践考核，取得相应资质认证后方可执业。这正是教育部增设艺术治疗本科专业、规范行业发展的核心初衷，它能有效杜绝艺术“伪疗愈”乱象，切实保障干预效果。

艺术治疗的专业化与普惠之路

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实用性，是艺术治疗专业发挥人才培养效能的根本前提。我国目前已有院校开设艺术治疗相关专业，并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。其本科课程体系可清晰、分层地划分为四大模块：一是艺术基础模块，涵盖艺术概论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等课程，培养学生的艺术创作与审美能力，夯实艺术治疗的核心载体；二是心理学模块，包括心理学基础、心理咨询技术、心理障碍评估等课程，系统讲授心理干预的基本原理与方法；三是康复医学模块，设置康复医学基础、特殊教育艺术干预等课程，帮助学生掌握不同人群的康复需求及适配干预方式；四是实践技能模

块，通过专项课程学习与医疗机构实习相结合的模式，切实提升学生的临床应用能力。未来的课程设置需进一步推动艺术、心理、康复三大领域课程的有机衔接，深化跨学科融合，引导学生构建系统的专业思维；同时在实习环节，让学生真正参与临床实践、接触真实案例。

艺术治疗本科专业的设立，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，也是对社会心理健康需求的及时回应。但行业发展仍面临标准化难题：艺术体验具有强烈主观性，而医疗干预又强调客观规范，导致本土化艺术治疗体系尚未成熟；专业教材匮乏、兼具艺术素养与疗愈能力的师资不足，也是制约专业发展的瓶颈和当前亟待攻克的关键问题。此外，公众认知存在偏差，不少人将其等同于普通艺术放松，忽视其临床专业属性，或是过度神化其治疗效果。因此，艺术治疗应立足本土语境，融合传统情志疗愈智慧与现代学科体系，从课程建设、师资培养、行业标准制定、科普体系构建等方面协同发力，打破知识壁垒、纠正认知误区，推动千年艺术疗愈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以专业化、普惠化的姿态服务大众心理健康，为我国公共心理服务体系注入温暖的人文力量。

(作者系天津天狮学院副教授、艺术学博士)